

# 礼貌含义：礼貌现象的交际互动观<sup>\*</sup>

庞 杨 杨玉晨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提 要:** 礼貌含义指礼貌在会话过程中产生的含义。本文通过解释礼貌以及会话含义, 探讨礼貌含义的产生和理  
解, 同时通过实际语料, 从交际互动观出发, 诠释礼貌含义, 力图为研究礼貌增添新的视角。

**关键词:** 礼貌; 礼貌含义; 交际互动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9)03 - 0083 - 4

## The Notion of Politeness Implicature : Introducing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into Politeness Research

Pang Yang Yang Yu-che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Politeness implicature is an independent notion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that politeness arises in the form of implicature. Differing from most previous views that politeness is intentional, politeness implicature takes account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litenes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rough authentic examples, the notion of politeness implicature,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its definition, pro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politeness; politeness implicature; interaction

“礼貌”(politeness)和“含义”(implicature)概念在语用学中占居重要地位。在礼貌理论研究中,也不乏从含义角度入手,解释分析礼貌的研究成果。Haugh提出“礼貌含义”(politeness implicature)概念(Haugh 2003, 2007),为礼貌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本文对礼貌含义的产生、理解以及定义进行解释,并通过实际发生的汉语会话事例,从交际互动的角度对礼貌含义进行诠释,以激发对礼貌理论的深入研究。

### 1 礼貌含义概念的产生

礼貌是否即是含义,礼貌是否包含含义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它混淆了礼貌含义(politeness implicature)和礼貌蕴涵(politeness implication)两个概念(Haugh 2007)。礼貌蕴涵,广义地表示一切言语之外可预期或推断的意义。例如,我们邀请朋友出去,常常会说:“你今天有时间吗,我想约你出去”。通过询问有没有时间,给朋友留有拒绝的余地,并蕴涵着对朋友私人时间的尊重,也

就产生了礼貌。以这些形式出现的礼貌很常见,表达的是交际双方的看法和态度,它是一种蕴涵,不传递任何命题内容,更不包含含义。

Haugh指出,蕴涵不具备会话含义的可中断性(suspendability),也就是说,蕴涵不能通过附加其他信息而被中断(Haugh 2007)。然而,含义则可以(Haugh 2007)。与之类似的含义特征还有可撤销性(cancellability),但Carstin认为隐含意义的产生必须依赖一定的语境(Carstin 1998),因此可撤销性不足以区分含义。根据上面的例子,通过留有选择余地的表达来表现对朋友的尊重,是一种态度,附加任何信息也不会将其中断。假如朋友回答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为与之前表示的礼貌一致,我们通常说:“没关系”;但是如果回答“不行,你一定要和我出去”,就会与之前的礼貌态度相矛盾,听起来也很别扭。蕴涵的不可中断性表明礼貌即会话含义是片面的。

Levinson认为,敬语是通过其常规含义产生礼貌的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英汉环境下语言变异现象的语用顺应论研究”(07JA740031)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英汉小句关系与篇章构建模式对比研究”(08JA740013)的阶段性成果。

(Levinson 1983)。尽管不能通过可中断性测试来区别常规含义和蕴涵(常规含义不可中断),但这种观点同样站不住脚。例如可以说“我们尊贵的嘉宾”,这时敬语“尊贵”的常规含义产生了礼貌;但是在另一种语境中,比如“伸出你尊贵的手帮帮这些穷人有这么困难吗”,这种讽刺所表达的不是礼貌而是不礼貌。这说明常规含义不可撤销,而礼貌可撤销。

综上所述,礼貌即是含义或礼貌包含含义的观点是片面的。为避免将礼貌本身看成含义,Haugh提出了礼貌含义这一概念,它描述了礼貌可以随着含义在会话中的产生而产生这一现象(Haugh 2007)。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为礼貌现象的研究界定了新的范畴,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批判了在会话含义研究中对说话人意图的过度强调,以交际互动理论为礼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 2 会话含义是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共建

迄今,大多会话含义理论都与说话人意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认同会话含义是说话人有意传递的意义,或者听话人揣测说话人意欲传递的意义。与此种观点相悖的有 Levinson提出的一般会话含义(Levinson 2000),他认为这种含义是一种默认解读(default interpretation)。就是说,听话人不需要揣测说话人的意图。另外,Davis指出,应区分说话人含义(speaker implicature)和语句含义(sentence implicature),前者须要推断出说话人意图,而后者则更多的包含了常规习惯(Davis 1998)。这种观点遭到了新格莱斯和关联理论学者们的批判,他们认为没必要提出所谓的过渡意义。不论谁是谁非,人们还是普遍认为总有一些会话含义是须要知道说话人意图的。

根据 A rundale 的观点,对说话人意图的过度重视,是源于新格莱斯和关联学派对 Grice 理论的片面理解和概括(A rundale 1991)。他重读 Grice 的原著后,驳斥了新格莱斯和关联理论学者对 Grice 理论的解释,他说过度重视说话人意图的会话含义理念并不是 Grice 的原意,事实上,Grice 也同样重视听话人的作用,即会话含义是在说话人意图得到听话人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听话人没有推断出说话人的意图,会话含义就不会产生。但是,这一条件似乎过于理想化。实际交流中的大多数情况下,说话人既不指望,也不能保证听话人能理解他的意图,那么依照 Grice 的条件,会话含义便无从产生。

间接言语行为(Cooren 2000, Sbisà and Fabbri 1980)、会话分析(Hopper 2006)、社会心理学(Clark 1996, 1997)、话语心理学(Potter 2006)的大部分著作认为,言语交流中之所以能产生会话含义,是因为听话人对该含义的理解与说话人的意图同样重要。Saul 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给我的学生写推荐信,我以为他将应聘的是哲学方面的工作,我却在信中说他善于打字,对他的哲学特长

只字不提,这时我是想暗示他并不适合这个工作;可后来才知道他应聘的正是打字员,我的推荐信反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与我原本的意图相违背(Saul 2002a: 230)。Grice 会话含义理论,没有就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相互作用是否能产生会话含义,以及如果产生了,内容是什么等问题进行阐述(Saul 2002b: 370)。

此外,会话含义理论中频繁地使用“意图”(intention)这个概念,说话人意图成为了该理论的基石,却从未注意到“意图”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它不是独立的而是相连的。Gibbs 提出,意图可以是自己将来的计划(我要去上学)、描述他人未来的计划(他要上学)、表明自己或他人的目的(我参加该会议的目的是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根据自己对行为蕴涵的理解将它们进行分类(他有意逃课)(Gibbs 1999: 22 - 23)。当然,意图的产生和分类随语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一个语言群体中的人所能察觉到的意图或有意图的行为,另一个语言群体中的人可能难以察觉。Malle 和 Knobe 总结了英语本族语言者语言意图背后的直觉(intuition),它包含信仰、欲望、意愿和能力等(Malle & Knobe 1997: 115),这表明表面上有意识的语言背后隐藏着许多无意识的元素。其实, A rundale 提出的“无意识意图”(unconscious intention)概念(A rundale 1997: 4)就揭示了这种现象。在实际的语言交流中,这种“无意识意图”无处不在。下面是发生在笔者身边的一个例子:小张开车去机场接人,坐车的是小李和小王,由于车子快没油了,小张想找个加油站,这时能看到左边路口处有个加油站,可是这个加油站并不顺路。

张:车子恐怕得加油了!

李:旁边不就有个加油站吗,去那儿/加不就行了。

王:/前面肯定还有加油站,那儿不顺路。

张:嗯,应该还有加油站的。

在这个例子中,假如按照 Grice 理论的解释,就是小李和小王成功地揣测到了小张的意图(小张想问他们该去哪加油),并给出了及时的建议,小张通过小王肯定的语气推断出她认为前方有加油站,并作出了继续向前开的决定。但是根据小张自己的解释,当他说车子须要加油时,并无意寻求小李和小王的意见,他只是说出了当时的情景,而在小李和小王给出意见时,她们也并非揣测到小张意欲向她们寻求意见。小张最后决定向前开,也没有去揣摩小李和小王说话的意图,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当时的情况作出了理性的决定。在会话发生以后,小张说,别人给他去哪儿加油的建议,确实符合自己的意愿,只是当时没察觉到罢了。其实,这种情况很常见,会话含义经常在说话人并不明确自己的意图时产生。

就其本质,Grice 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交际互动的效

果,他认为交流就是说话人意图不断被听话人理解的一种叠加效果,却忽视了在真实会话中的即时性(emergent)特征。交际互动理论认为,会话含义应该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构建的,并有依赖于瞬息万变的语境。礼貌含义也一样,它更多是根据语境理解和共建而形成的言外之意。意图不过是用来帮助理解含义的许多因素之一,还有其他因素值得关注和研究,这些因素就像各种不同的乐器一般,共同谱写出礼貌含义的交响乐。

### 3 礼貌含义在交际互动中产生

Brown和Levinson引入Goffman的社会学概念——面子,解释语言学中的礼貌现象,他们认为礼貌语言不一定表达对他人的真实看法,而更多的是表示在一定语境中,对面子的维护,这种维护就是一种含义(Brown & Levinson 1987)。然而,Brown和Levinson却发现了自己礼貌理论的局限性,即随着人工智能的研发,人们逐渐认识到认知论和交际互动论(interactionism)的差异,他们的礼貌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认知论的影响,而不具备交际互动中的即时性特征。同时,Brown和Levinson还提出,对交际互动理念的系统研究将是更好地认识礼貌现象的关键。在过去的七十几年里,不同领域的学者不断批判单一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交际理论;尤其是近二十几年来所提出的一些新型的理论模式,为深化认识交际现象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模式认为,应该将意义和行为看成是两个或多个个体,在创造和解释一系列言语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即时结果。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也试图对礼貌和面子进行新的解释。Bargiela-Chiappini提出,可以通过关系(relational)理论重新认识社会个体,以及社会个体与他人的关系(Bargiela-Chiappini 2003)。关系理论所说的社会个体,指的是与他人联系起来的个体,即在联系中的个体。Arundale认为,可在交际互动中认识面子,即交际一方对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解释(Arundale 2006)。由于这种解释比较抽象而且难以操作,Haugh和Hinze使用元语言来解释不同文化中的面子和礼貌现象,初步简化了Arundale的思想(Haugh & Hinze 2003)。他们提出,观察日常的礼貌现象,可以用元语言 what A thinks of A 或 what A thinks of B 来描述礼貌;用 what A should show A thinks of A 或 what A should show A thinks of B 来描述礼貌预期。将这些元语言翻译成汉语是:礼貌可以看成“ A 对 A 的看法 ”或“ A 对 B 的看法 ”;礼貌预期可以看成“ A 应当持有的 A 对 A 的看法 ”或“ A 应当持有的 A 对 B 的看法 ”。

这些元语言比较简明易懂,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交际互动理论的新思想。对于社会个体 B 来说,面子就是衡量“ A 对 A 的看法 ”或“ A 对 B 的看法 ”和“ A 应当持有的 A 对 A 的看法 ”或“ A 应当持有的 A 对

B 的看法 ”后作出的解释。

当“ A 对 B 的看法 ”低于或可能低于“ A 应当持有的 A 对 B 的看法 ”时,会出现明显的或潜在的负向不平衡,比如“丢面子”,此时 A 倾向于采取方法弥补这种负向的不平衡(negative disequilibrium),这时就会产生补救礼貌(Compensatory Politeness)(Haugh & Hinze 2003)。当“ A 对 B 的看法 ”与“ A 应当持有的 A 对 B 的看法 ”一致时,A 所采取的礼貌策略仅仅是为了维持和巩固现有的关系,避免负向不平衡的发生。Haugh和Hinze称这时产生的礼貌为维系礼貌(Stasis Politeness)(Haugh & Hinze 2003)。当“ A 对 B 的看法 ”高于“ A 应当持有的 A 对 B 的看法 ”时,会出现正向不平衡(positive equilibrium),此时产生的礼貌称为加强礼貌(Enhancement Politeness)。当 A 想表示 A 对自己并不抱有好的看法时,也就是“ A 对 A 的看法 ”低于“ A 应当持有的 A 对 A 的看法 ”时也会产生礼貌,称为谦逊礼貌(Demeanor Politeness)。

基于元语言研究和交际互动理论,礼貌含义是言语之外的一些意义,这些意义表达了相对于听话人的预期(说话人对说话人或听话人应持有的想法),说话人实际表现出的说话人对说话人或听话人的想法(Haugh 2007)。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知名外籍教授 Thomas 将到一个学院作报告,张教授是这名教授来访的邀请人,他和该院院长马教授通电话询问晚餐一事。

张教授:喂,您好,是马院长吗?我是张明。

马院长:哦,张明啊,有什么事吗?

张教授:明天 Thomas 到你们学院作讲座,我打听一下晚餐怎么安排?

马院长:哦,作完报告就要五点多了,在我们这里吃吧,我请客,你过来吧。

张教授:那好吧。这次他来访是外办出钱,但是你们学院要是能请他吃顿饭,那他是会很高兴的。

在这个例子中,张教授打电话询问马院长 Thomas 的晚餐如何安排,以示对马院长的尊重。这一简单的询问却唤起了受话人马院长的以下几点推断(顺序不限):张教授特意打电话询问 Thomas 的晚餐安排,Thomas 来院里作讲座,这种情况下负责人应该代表学院请作讲座的教授吃顿饭,以表示感谢和学院的热情,我是院里的负责人并且代表着学院,我应该请 Thomas 吃饭。马院长又可能有这样的考虑:张教授不直接要我请 Thomas 吃饭,这是给我留有选择的余地,是出于对我院长地位和权利的尊重。而事实上,马院长所推断出的这一礼貌含义在张教授接下来的话语中得到了肯定——“那好吧。这次他来访是外办出钱,但是你们学院要是能请他吃顿饭,那他是会很高兴的”。其实,Thomas 来访是“外办出钱”,因此张教授一开始并没有要马院长请吃饭的明显意图,可以说

他的话只是试探性的,是马院长接下来的提议唤起了张教授的推断和反应。同时,马院长也并非仅凭揣摩来理解张教授的意图,而更多的是根据整个会话情景及背景知识,推断出了后来会话中的礼貌含义。

礼貌含义在交际互动中的即刻产生,不仅仅是维护了个人的公共形象,而且使交际双方或多方在共建话语的过程中形成了话语共鸣。

#### 4 结束语

礼貌含义是礼貌现象在交际互动中产生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交际双方共同努力和话语共建的结果。礼貌含义把复杂的社会因素引进对礼貌的理解,避免了传统的强调个体因素对礼貌解释和理解的限制。但是,交际互动理论用于礼貌与面子以及礼貌含义等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问题,然而,交际互动理论模型应用于礼貌及礼貌含义的研究,拓展了礼貌研究的思路,是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的。

#### 参考文献

- Arundale, R. Face as Relational and Interactional: A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Face, Facework, and Politeness[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6 (2).
- Bargiela-Chiappini, F. Face and Politeness: New (Insights) for Old (Concept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3 (35).
- Brown, P. & Levinson, S.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Clark, H. *Using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hristie, C. Relevance Theory and Politeness[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7 (3).
- Cooren, F. & Sanders, R. Implicatures: A Schematic Approach[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2 (34).
- Davis, W. *Implicature, Intention, Convention, and Principle in the Failure of Gricean The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Gauker, C. Situated Inference Versus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J]. *Nous*, 2001 (35).
- Grice, P.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Haugh, M. Anticipated Versus Inferred Politeness[J]. *Multilingua*, 2003 (22).
- Haugh, M. & Hinze, C. A Metalinguistic Approach to D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s of 'Face' and 'Politeness' in Chinese, English and Japa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3 (35).
- Haugh, M. The Co-constitution of Politeness Implicature in Conversa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7 (39).
- Leech, G. Politeness: Is There an East-West Divide?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005 (6).
- Levinson, S. *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Levinson, S. *Presumptive Meanings: The Theory of Generalis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 Locher, M. A. and Richard, J. W. Politeness Theory and Relational Work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5 (1).
- Potter, J. Cognition and Conversation[J]. *Discourse Studies*, 2006 (8).
- Saul, J.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Intention and Convention in the Failure of Gricean Theory[J]. *Nous*, 2001 (35).
- Saul, J. Speaker Meaning,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Implicated[J]. *Nous*, 2002a (36).
- Saul, J. What Is Said and Psychological Reality: Grice's Project and Relevance Theorists Criticism[s][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02b (25).
- Sbisa, M. Speech Acts, Effects and Responses [A]. In Searle, J., Parret, H. & Verschueren, J. (eds). *(On) Searle on Convers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2.
- Spencer-Oatey, H. (In) politeness, Face, and Perceptions of Rapport: Unpackaging Their Bases and Inter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5 (1).
- Terkourafi, M. Beyond the Micro-level in Politeness Research[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5 (1).
- Zaibert, L. Collective Intentions and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J].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003 (62).

收稿日期: 2008 - 09 - 13

【责任编辑 郑 丹】